

我市诗人迟顿入选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

本报讯（记者俊力）11月3日，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开学典礼在京举行，我市诗人迟顿将参加为期两个月的高级研讨班脱产培训。

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鲁迅文学院素有文学界“黄埔军校”之称，是培养优秀文学人才的重要阵地。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是培养新世纪文学人才的重点工程，自2002年以来已办班四十二期，学员由中国作协下属的省级作家协会和行业作家协会推荐，每届高研班学员仅四五十名。我市诗人迟顿由中国煤矿作协推荐，被鲁迅文学院录取为本届高级研讨班学员。

迟顿本名李瑞林，1978年生于平遥，是一家煤矿企业的井下工，近年来，在沉闷繁重的体力劳作之余，默默练笔写诗，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诉诸笔端。2019年夏，《乡土文学》特约诗歌编辑、诗人葛平在一堆堆自然来稿中发现其诗作后，小范围分享给几位诗友，大家无不欣喜，一致认为迟顿的诗质朴真诚，注重书写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生活经验及生命体验，入诗角度独特、语言凝练，自带光芒，充满质感。2019年8月14日，本报副刊首推《迟顿诗八首》，并配发编者按及文坛宿将孟凡通先生的评论《一个灵魂守望者的独语——且说迟顿的诗》，令读者眼前一亮，从未发过作品的迟顿备受鼓舞，增强了自信，坚定了信仰，不仅创作数量惊人，而且创作质量日益精进，2020年获得晋中文学奖，迟顿诗作相继登上《星星》诗刊、《诗潮》《草原》《山西文学》《阳光》《都市》《乡土文学》及台湾《葡萄园》等刊物，并且频繁呈现在多个诗歌公众号。有作品入选《2021中国年度诗歌》《中国2021年度诗歌精选》《2021中国诗歌年选》《中国诗歌》2020网络诗选等，被颇具先锋意识的《口红诗歌》评为2021年度十佳诗人。自印诗集《木偶与虫洞》2022年8月由北京泥流文化传媒第一次印刷出品。短短三年时间，迅速成长为我市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诗人。迟顿的组诗《善用盐的母亲》《逆光者》《在冬天写信》《矿工记》《木偶与虫洞》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好评如潮。

文坛宿将孟凡通先生先后为迟顿写下《一个灵魂的独语者——且说迟顿的诗》《对这个世界发出尖叫——迟顿近作读札》《以悲悯情怀表达世界和审视自我——走进迟顿的诗歌空间》三篇评论和多条点评。他说：“在迟顿笔下，诗可以是对现实和物事的定义，但绝不是在同一层面上复制生活、复述物事；诗可以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发现，但绝不是贩卖积年的旧货，或是皮相引用、跟风吆喝……”诗评家陈啊妮在《挖煤者说：用词语掘出诗歌的火焰——迟顿诗歌解析》一文中写道：“或许和迟顿的日常生命体验、职业和性格有关，在‘暗处’写作的一线矿工，他的诗整体在语言策略，即语境思想里呈现出一种过于疼痛沉重的凝视和眺望，执意与坚守，诗歌体验很天然地建立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之上。”诗人鹤轩在《采掘黑夜里开放的太阳花——迟顿诗歌印象》一文中称：“迟顿的诗看似平淡，但里面却暗藏刀锋且暗流涌动，他惯用冷叙述的手法，在不动声色中完成对事物的情绪传递，且极力用最本真的语言抵达诗歌现场。他极少用到修辞，正是这些没有镀金与包装的文字，让他很自然地完成了个体经验抵达群体生命状态的转化……”诗人张强在浅谈迟顿的诗歌创作一文中，称他为“用煤写诗的人”。2021年度《口红诗歌》十佳诗人授奖词称：“迟顿的诗写风格多变，每次在《口红诗歌》的呈现都是新鲜的、与众不同的面貌，是真正向自身深度挖掘的宝藏诗人。一个从煤坑深处爬出，并深挖生活最底部原生态矿工生命体验，仿若在黑暗的统治中，不断凿壁取火的勇士，用诗歌的火把点燃精神维度的‘暗处’，让他诗思的火焰星火燎原。”

教，他就敲敲鼓板。闲暇，就上网浏览，晚上看看新闻……生活非常规律，充实而自足。

近年来，贾老全力参与晋中市文联和晋中市晋剧艺术研究会推出的非遗文化艺术抢救工程《晋剧中路梆子挖掘抢救工程系列丛书》。把珍藏的老剧本悉数拿出，积极整理曲目，倾其所有，提供资料。

晋剧打击乐爱好者苏林和，是文艺评论业余撰稿人。他与贾老是忘年交，“毕生时间著书立作，倾尽家资出版《晋剧传统锣鼓通谱》，千方百计录成教学视频；晋中团排《梅绛裘》，他和李桂香整理剧本、筹划排演；徒弟王晓鹏打《梅绛裘》，他亲临指导、讲解路数；参加晋中电视台的《晋中故事》录制，在《山西日报》刊发《关于非遗传承的思考》……”他追忆道，从他的笑容中，看不出一点疲倦和厌烦。“他最注重的就是艺术价值，有时候他会为一篇美文点赞，会为一出好戏叫好，会为一个苗子不辞辛苦，会为徒弟的一场演出熬夜加班，也会为一个跑偏离谱的作品暗自恼火……”

在传统戏曲日渐式微的当下，仍不乏为之倾倒，为之不遗余力传承的人。仍在舞台上的贾老，以耄耋之躯，仍在为晋剧历史和传承而拼尽全力，为晋剧团体的发展而绞尽脑汁。

贾老身后，无数热爱晋剧艺术的人感慨万千，扼腕叹息。无数网友留言，表达追悼之情：“真名士鼓乐三晋地论经著作；胜高僧修行九十载得道登仙。”“为老师和一帮热爱晋剧、传播晋剧、传承晋剧的人点赞！”“一台锣鼓半台戏，致敬永远的鼓王。”……

惜别，鼓板声未绝，不见司鼓人。惟愿：孜孜深耕耘，后继谨传承。

日子不疾不徐地流动着，我们援疆人在时间的长河里奔涌着。

有一天，武装部的一位同志郑重地把哨子送给了我！这意味着从此晨起的集训彻底终结了。虽然唤醒黎明的哨响不再划过，但我将它存放在了随身的包里。跑步之际，愉悦时偶尔会对着麦田吹两声，麦苗迎风低头报我以最高的礼遇。孤独时，远远地对着吉彩路上过往的车辆响两声，车辆恰巧的鸣笛声就把我的乡愁带上了归途。

秋风起，对着戈壁、对着沙漠，一声，两声，嘹亮的哨响绵延……蹲下来，看着芨芨草由绿变黄，看着梭梭树、红柳枝随那西风摇曳。

10月间，我们进入了隔离点工作，秋已深，只能隔着落叶轻舞。一天和同事们聊时，集体拍桌而定，天天11点在忙完自己的工作后，一起做广播体操。抖音是个兴趣的家伙，刷它时，它识别完我的兴趣爱好后，突然推出一曲，我也不清楚具体叫什么名的健身曲，我简称其为哨子健身舞曲！熟悉的音乐，勾出了我随身包里的哨子实体，我用酒精，轻轻地把它擦拭了一遍，哨身顿时恢复了往日的锃亮，用哨子吹响了16点06分的集体学习集中号，大家一起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哨子回响后，以实干践行兵团疫情防控新要求；伴随着哨子余音，仿佛听到来疆前榆次领导的嘱托，回忆我爱的东赵乡，思念故乡的热土……坐在一起给红旗的同事讲我们晋中大院文化，讲我们山西太行精神。我们在枯燥的工作中探索到了光芒，我们带感情地朗读习语金句，我们体悟到了建党精神、兵团精神、胡杨精神！哨音环绕，向目标前进。

金鸡即刻报晓，哨声仍在嘹亮，援疆一分钟，尽职60秒。让青春的智慧和力量在平凡的援疆经历中绽放绚丽的青春之花。

八小时以外的精神远行

——写在刘东升《过天阴》出版之际

□ 续海亮

的，是对他八小时以外的传神写照——与书共舞！作为一个检察官，刘东升让人最敬佩的就是有着超凡脱俗的爱好。他学历不高，像他这样笃志好学、醉心阅读的仕途中人殊为难得，当同僚们在八小时以外沉溺于各种社交圈或各种休闲娱乐活动时，他却与书共舞，为身处官场的自己开辟了另一个更为辽远深广的精神世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明代名臣于谦的《观书》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头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这首诗所抒发的喜爱读书之情，正好可以用于刘东升，与书共舞的藏器庐主刘东升是完全可以与之对号入座的。“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这诗句充分显示了人生层次的差异：“那些骑着饰金配玉的好马去寻欢作乐的权贵，哪能相信我书房中会有胜景呢？”

吾生也有涯，且与书共舞。书是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刘东升自述“对于文字和文化的崇拜是深入骨髓的”。刘东升对文化的领悟是全方位的：文化又是那一方水土，文化还是家与国的遗传基因，文化是万物生长的沃土，文化是人类必需的阳光雨露……此外，在八小时以外一直坚持阅读写作的他还深有感触：“文字是鲜活涌动着基因，是我逐步打破旧我提升新我的不二法门……文字和文化的力量，始终笼罩着我所知的世界，也不断地打破我对世界、对自己的认知。”

走出家乡的刘东升始终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不论身处何地，我们心中都有一块精神上仰望的圣地，有一种牵念一生的情愫，那就是家乡！”出于对文化的崇尚和对故乡的眷恋，他将自己八小时以外的主要精力浸润到家乡文史的滋养和书写中，他在家乡人文史料中沉潜往复，从容含玩，钩隐抉微，考证阐释，从而达到“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的

追忆晋剧司鼓大师贾炳正

□ 周俊芳

可谁又知道，为了出版此书，贾老放弃买新房，一直住在单位分的旧平房里。晚年，一方小院是贾老待客的天地，小小书房是贾老挥洒才情的舞台。在相熟的人眼中，贾老“一生不抽烟、不饮酒，除品茶小趣外就是研究戏和鼓”。日常工作场景是：电脑、手机、放大镜、手写板、水杯……陈设极简，神情专注，深潜在自己的精神海洋中。

为撰写《程伶仙戏剧人生》《程玉英戏剧人生》两本书，2017年，晋中日报社文艺部主任郝俊力曾多次登门拜访，她回忆：“贾老总是笑脸相迎，满怀兴致、不厌其烦，尽其所能为我介绍他所知道的情况，讲述他所熟悉的人与事，并不时翻出他珍藏的《中国戏曲史》，各个时期的演出剧照、集体合影，甚至他五六十年前手抄的老剧本，一一讲解。除了耳朵有点背，整个人看上去硬朗结实，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能娴熟地操作电脑。”

贾老每天清晨6点起床，听戏曲、听新闻，雷打不动。其他时间在写字台或电脑上，整理戏曲资料。所有采访他的音频、视频和文字都被他存入电脑，还用写字板在电脑上写文章。偶尔，会有学生或锣鼓爱好者前来讨教，他就敲敲鼓板。

闲暇，就上网浏览，晚上看看新闻……生活非常规律，充实而自足。近年来，贾老全力参与晋中市文联和晋中市晋剧艺术研究会推出的非遗文化艺术抢救工程《晋剧中路梆子挖掘抢救工程系列丛书》。把珍藏的老剧本悉数拿出，积极整理曲目，倾其所有，提供资料。

晋剧打击乐爱好者苏林和，是文艺评论业余撰稿人。他与贾老是忘年交，“毕生时间著书立作，倾尽家资出版《晋剧传统锣鼓通谱》，千方百计录成教学视频；晋中团排《梅绛裘》，他和李桂香整理剧本、筹划排演；徒弟王晓鹏打《梅绛裘》，他亲临指导、讲解路数；参加晋中电视台的《晋中故事》录制，在《山西日报》刊发《关于非遗传承的思考》……”他追忆道，从他的笑容中，看不出一点疲倦和厌烦。“他最注重的就是艺术价值，有时候他会为一篇美文点赞，会为一出好戏叫好，会为一个苗子不辞辛苦，会为徒弟的一场演出熬夜加班，也会为一个跑偏离谱的作品暗自恼火……”

在传统戏曲日渐式微的当下，仍不乏为之倾倒，为之不遗余力传承的人。仍在舞台上的贾老，以耄耋之躯，仍在为晋剧历史和传承而拼尽全力，为晋剧团体的发展而绞尽脑汁。

贾老身后，无数热爱晋剧艺术的人感慨万千，扼腕叹息。无数网友留言，表达追悼之情：“真名士鼓乐三晋地论经著作；胜高僧修行九十载得道登仙。”“为老师和一帮热爱晋剧、传播晋剧、传承晋剧的人点赞！”“一台锣鼓半台戏，致敬永远的鼓王。”……

惜别，鼓板声未绝，不见司鼓人。惟愿：孜孜深耕耘，后继谨传承。

日子不疾不徐地流动着，我们援疆人在时间的长河里奔涌着。

有一天，武装部的一位同志郑重地把哨子送给了我！这意味着从此晨起的集训彻底终结了。虽然唤醒黎明的哨响不再划过，但我将它存放在了随身的包里。跑步之际，愉悦时偶尔会对着麦田吹两声，麦苗迎风低头报我以最高的礼遇。孤独时，远远地对着吉彩路上过往的车辆响两声，车辆恰巧的鸣笛声就把我的乡愁带上了归途。

秋风起，对着戈壁、对着沙漠，一声，两声，嘹亮的哨响绵延……蹲下来，看着芨芨草由绿变黄，看着梭梭树、红柳枝随那西风摇曳。10月间，我们进入了隔离点工作，秋已深，只能隔着落叶轻舞。一天和同事们聊时，集体拍桌而定，天天11点在忙完自己的工作后，一起做广播体操。抖音是个兴趣的家伙，刷它时，它识别完我的兴趣爱好后，突然推出一曲，我也不清楚具体叫什么名的健身曲，我简称其为哨子健身舞曲！熟悉的音乐，勾出了我随身包里的哨子实体，我用酒精，轻轻地把它擦拭了一遍，哨身顿时恢复了往日的锃亮，用哨子吹响了16点06分的集体学习集中号，大家一起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哨子回响后，以实干践行兵团疫情防控新要求；伴随着哨子余音，仿佛听到来疆前榆次领导的嘱托，回忆我爱的东赵乡，思念故乡的热土……坐在一起给红旗的同事讲我们晋中大院文化，讲我们山西太行精神。我们在枯燥的工作中探索到了光芒，我们带感情地朗读习语金句，我们体悟到了建党精神、兵团精神、胡杨精神！哨音环绕，向目标前进。

金鸡即刻报晓，哨声仍在嘹亮，援疆一分钟，尽职60秒。让青春的智慧和力量在平凡的援疆经历中绽放绚丽的青春之花。

收到刘东升新出的《过天阴》，开本大于一般书，且厚，手里就有了一种厚重感。作为交谊深厚的同乡，我由衷为他高兴！这已是他第四本文集，用他自序中自谦的原话说，“汰选”辑录了近年来他“在八小时工作时间以外积攒下的文字资料”；有对人文史料的独特认知，有对“过眼的诸多事物”的文化观察，有率性真诚感触深切的读书札记，还有回首童年遥望家乡的深情回忆……这些文章我大都读过并印象颇深，它们既有发表于全国性报刊杂志的，也有在微信公众号上被广为转发阅读量超常的；既有获得全国性大奖的，也有在本县征文大赛中折桂夺魁的……将这些在公务之余利用零碎时间写成的文章“零存整取”结集出版，正所谓积水成渊、聚沙成塔，让人感到成果丰硕蔚为壮观。

也正如扉页上“献给八小时以外”的题词所表明，此书是作者以勤奋的读写充实八小时以外的结晶。二十世纪80年代有过一个叫《八小时以外》的杂志曾很受欢迎，“八小时以外”也成为一 个流行语。它源自八小时工作制，是指工作时间之外的私人业余时间，狭义上并不包括睡眠时间。如何度过八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志趣爱好，精神追求。胡适认为对人生来说业余活动比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瑕时间。”鲁迅曾说：“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爱因斯则有句名言：“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业余时间生产着人才，也生产着懒汉、酒鬼、牌迷、赌徒，由此不仅使工作业绩有别，也区分出高低优劣的人生境界。”可见八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是人生旅途中的一道分水岭，决定着人生的价值走向，也可以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转折点，使不同的人生产生出巨大的差距。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和东升在微信聊天时，他说他正在整理藏品，并发给我一张照片，让我欣赏他收藏的一幅古代名家的书法拓片。不过，我在照片中却看到了拓片旁边的柜子上立着一排书，支撑它们“书立”是两个金属小人儿，那小人儿立刻吸引了我。手书大册，两个看来只有十几厘米高的小人儿都是伸手往前推的造型，放在书的两边，就像是要把书籍奋力推到一块儿，推成书山神海！那姿势非常有趣，透着一股调皮和机灵，让我想起少儿时代的东升，抑或更像是他现在的化身。东升的第一本文集名为《与书共舞》，在我看来这对小人儿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

的，是对他八小时以外的传神写照——与书共舞！作为一个检察官，刘东升让人最敬佩的就是有着超凡脱俗的爱好。他学历不高，像他这样笃志好学、醉心阅读的仕途中人殊为难得，当同僚们在八小时以外沉溺于各种社交圈或各种休闲娱乐活动时，他却与书共舞，为身处官场的自己开辟了另一个更为辽远深广的精神世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明代名臣于谦的《观书》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头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这首诗所抒发的喜爱读书之情，正好可以用于刘东升，与书共舞的藏器庐主刘东升是完全可以与之对号入座的。“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这诗句充分显示了人生层次的差异：“那些骑着饰金配玉的好马去寻欢作乐的权贵，哪能相信我书房中会有胜景呢？”

吾生也有涯，且与书共舞。书是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刘东升自述“对于文字和文化的崇拜是深入骨髓的”。刘东升对文化的领悟是全方位的：文化又是那一方水土，文化还是家与国的遗传基因，文化是万物生长的沃土，文化是人类必需的阳光雨露……此外，在八小时以外一直坚持阅读写作的他还深有感触：“文字是鲜活涌动着基因，是我逐步打破旧我提升新我的不二法门……文字和文化的力量，始终笼罩着我所知的世界，也不断地打破我对世界、对自己的认知。”

走出家乡的刘东升始终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不论身处何地，我们心中都有一块精神上仰望的圣地，有一种牵念一生的情愫，那就是家乡！”出于对文化的崇尚和对故乡的眷恋，他将自己八小时以外的主要精力浸润到家乡文史的滋养和书写中，他在家乡人文史料中沉潜往复，从容含玩，钩隐抉微，考证阐释，从而达到“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的

听到郭福兴先生其名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年晋中文联在全区招回三十个文学苗子培训一个月，我也有幸位列其中。就是那时候，郭福兴先生的名字就耳熟能详了。

文学前辈每当点评写作最勤奋者必提郭福兴，他虽然不属于文学行列，是属于通讯报道文类，就其文字见报最多者当属郭福兴。因而，刘思奇老师就要我们都向郭福兴学习。学习他的勤奋、刻苦，学习他抓住一切零碎的时间练笔，学习他工作一天还要点灯熬油地写作，学习他冲破一切困境而写作。他说，写作先是爱好，后是勤奋。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了，才看你的创作才华，比如想像力、思想性、精神性、对生活敏锐的发现，而后才具备写作的条件。郭福兴最大的优势是，嗅觉灵敏，能抓住新闻热点，把当下的发现及时采访回来形成文字，准时发在报纸上。

当时他还是工人，业余写作，适时报道，又要工作又要采访，写作环境很困难，但再难难不住勤奋好学的工人。于是郭福兴就在我心目中扎下了根，但始终未与其见过面。那时候我对郭福兴其人充满好奇，善于发现的眼睛是怎样养成的？因为别人说他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

后来，在1992年的时候，我写了个电视剧叫《苦情》，第二年获了两个省级以上的奖。这部由晋中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用的是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的摄像，得此奖项便是大奖了。当时电视剧很有限，大部分是三集剧目，也无有线电视台，各省、市、中央台播完新闻就等着看电视剧，因而演员次于编导的印象。对于编剧还处于好奇状态。如此，我也便是郭福兴先生笔下的新闻人物了。他写了一篇人物报道好像是发表在《山西妇女报》上，这才与其对上号。我还特别注意了下他的眼睛，发现也没什么特殊的。敦敦实实的个汉子，中等个子，肤色微黑，眉宇间竖着一道沉思纹，都是因为绞尽脑汁思考的缘故，这才是他的宝贵特征。多年后我们成为邻居，常见面。虽然都搞文字工作，因种类有别，见面也只是点头一笑而已。

前段，有幸获取他赠予我一本书《芳草集》，翻来细看才得知，先生绝非是我听闻时才写作，他的处女作早在1962年就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叫《五龙池》，是个民间传说，发表在《文艺》上。这应该是《乡土文学》的前身。按时间来算先生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晋中文艺战线招买马培养的第一批写作人才。在他的《书房梦》获悉，先生在和父母姐妹住在一起的时候，空间只有30平方米，除去一大炕，做饭、吃饭等等，没有多余的空间供他写作。文中描述：“一无菓子，二无凳子，只能坐在炕沿边上，身子趴在旁边的木箱上练笔，连腿也没地方伸……”

这一代人类似这样的情景很多，有的趴在缝纫机上写作，有的趴在硬纸箱上替代写字台，没有稿纸就用旧历纸写作，这都是十分普遍的。但他们没有烦恼，也无空虚之说，他们只要把文字变成铅字就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这是与共和国同龄人的气质。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苦，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因而他们也很知足。后来生活条件改善了，先生终于住上三室一厅的楼房，毫不犹豫给自己开辟了一块读书写作的根据地，名为“书房”。先生好不喜欢，坐在椅子上，沐浴着阳光，舒展地伏在写字台上，胳膊腿再也不用苦心安排。随手可在书橱里找书，在窗明几净，阳光充裕下看书写作，心情很温暖。

人的所需很有限，舒服即可。人的欲望不必太多，有书相随即欢。这是先生给我的感觉。一个人不必有过太伟大的情绪，做好孝顺的儿子足矣，如《我陪母亲去旅游》深知母亲一生操劳，没有机会出远门，更无独自外出逍遥的心理。于是先生带母亲外出开

眼界、了夙愿，陪母亲在天安门散步。文字虽然平朴，但感情很真挚。这是传承孝道文化的文字，其孝心令人感动。可见郭福兴先生完成了“忠孝”两全的古典情结。

这部《芳草集》记录了他的生活，也记录了他的写作历程，还记录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如《追寻失去的记忆》，虽然改旧换新是历史的必然，但印在先生记忆中的“老榆次”，有过自己从童年到青年走过的足迹，有过的活动，留下的乐趣。老旧建筑的消失，就像一个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其实也带走了个体生命的记忆，电影院排队买票的情景一去不复返了。并不是所有的舒适都会让人快乐，很多消失的娱乐都来自于原始乐趣，从四季更换中读出了一丝惆怅……

纵览这部作品集子，还报道了各个时期有故事的人物，这些人物就像在玉盘里撒下的珍珠，各自闪耀着光芒。写他们老有所为的精神，如书法家王子杰。如雷震一先生二十年的写作生涯，百万字的辉煌成就。写桃李满天下的音乐教授常士继，发表各类歌曲300余首，培养出若干文艺人才。写两代人的艺术传承，如：舞蹈家刘瑜和她的母亲（小花戏泰斗）李明珍在央视同台共舞。通过作者的妙笔介绍给大众，让人眼前一亮。写“歌王”石占明，怎样从放羊汉一跃成为歌王的历程。这个世界真的色彩斑斓，无奇不有。更有趣的是晋华纺织厂工人孟二庆，迷上了自行车运动，获奖证书一沓又一沓。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自行车的家庭比较稀少，孟二庆当时没有自行车，因为爱好，借工友的车练基本功。他参加过省运会、全运会，终成一方自行车运动教练。

先生写人物报道，多从个人奋斗，兼写历史背景，如此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相连，透过这些文章可感知个体生命的奋斗历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为“钢铁”有时是爱好，有时是一个念头，有时就是一种幻想都有可能 是人生的起点，最终获得成功。亦可通过这些人物探寻历史轨迹，比如农耕文明从刀耕火种，到现代化农机。运输工具从骑毛驴、坐轿子，到独轮车、平车、马车、燃油车、电动车等等，这是人类物质文明的链条。写实文字其实更珍贵。对于记载历史、人类活动、生产形式的更替……文明的进展与文章体积的大小无关，真即贵。比如：《吃米饭的记忆》《“成份”的变迁》《困难时期的“包皮面”》等等。经历过的人一提及如，后来人便要通过文字追忆往事。历史的记录离不开文字传承。

郭福兴写了一辈子通讯报道，哪里有热点哪里就有郭福兴。他记录了各行各业的人物、作家、明星、书法家……他采撷了这座城市的每一朵浪花。他一辈子做的就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的工作。天涯何处无芳草，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了这座城市点缀了色彩，为很多杰出的人才留下了足迹，是令人尊敬的。他让我发现，凡是最初的喜好，最终会成为一个人的生命情结。抚摸文字的人，最终文字会慰藉他的灵魂，即便身体老去了，灵魂也带着墨的芬芳相伴一生。我另有一种感受是：作家的写作永远源于自己构建的世界，去完成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描述自己在人生历程中所吐纳的气候，直达生命本质。而写通讯报道、人物纪实，始终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作者永远只是站在背后，望着坐轿的新新娘风生水起的美丽风景。如此，这样的写作更无私！其实，这些短小的文章连接起来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定会为后人留下回眸的风景！

写下这篇文章不久，郭福兴先生于2022年9月6日谢世了。走完了他勤奋好学、脚踏实地、忠孝两全的人生历程。此文当以对这位晋中界报人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纪念吧！

天涯何处无芳草

□ 陈亚珍